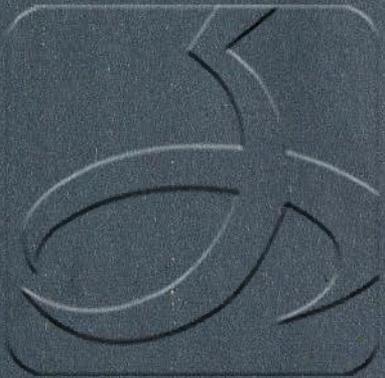




411666
7203
23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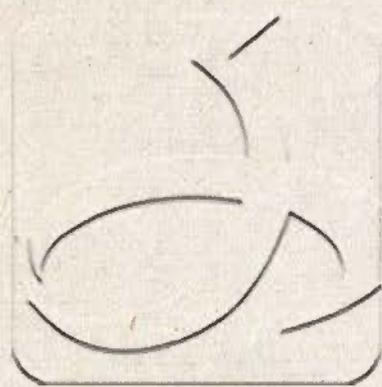
青溪舊屋文集卷七

論語孔注證偽書後

丁儉卿晏云案魏志王肅傳祇言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於何年惟裴注引肅父朗與許靖書曰肅生於會稽考王朗傳云朗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吳志孫策傳興平元年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裴松之引朗家傳稱朗居會稽四年自興平改元孫策渡江朗罷太守職逆數至初平二年凡四年則朗始居會稽當在獻帝初平二年肅生正其時也若以初至郡時生肅則建安十三年肅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黃初元年肅年三十一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肅年三十九父朗薨太和



儀徵劉文淇



三年肅年四十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肅年五十一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年六十八附考於此

文淇案王肅生于興平二年卒于甘露元年年六十二肅本傳但云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于何年魏志朱建平傳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據此則肅卒年六十二有明徵矣從甘露元年逆數至興平二年凡六十二年則肅生于興平二年也裴注引朗與許靖書曰肅生于會稽又引朗家傳稱朗居會稽四年惠愛在民朗本傳云朗爲徐州刺史陶謙治中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與別駕趙昱說謙宜

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爲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按董卓之亂在初平元年朗爲會稽太守在初平四年孫策渡江至會稽在建安元年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曰濮陽興問朱育曰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睹仲翔對也育對曰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計初平凡四年育云初平末年則朗之爲會稽太守在初平四年也故通鑑紀朗之說陶謙及爲會稽太守皆

在初平四年吳志孫策傳袁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策母先自曲阿徙于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劉繇棄軍逃遁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裴注引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裴注又引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閉門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還攻破能等復下攻融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據吳錄及江表傳則孫策于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行殄寇將軍其間又

至歷陽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攻笮融薛禮破劉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熟江乘劉繇始棄軍遁走乃渡浙江據會稽計策上下轉戰數百里非十日所能則渡浙江破王朗必不在此年次年改元建安吳志賀齊傳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然則孫策渡浙江破王朗其爲建安元年無疑通鑑以孫策渡浙江繫于建安元年良確後漢書獻帝紀以劉繇敗走孫策據江東俱繫于興平元年之末非也王朗傳注引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是則朗于建安元年爲策所得建安三年策遣之歸與朗本傳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之說合計初平四年朗爲會稽太守建安元年爲策所敗棄郡首尾四年又與朗家傳朗居郡四年之說合王肅生于興平二

年朗是時尚在會稽故朗與許靖書云肅生于會稽也今表之於左

漢獻帝興平二年

肅生于會稽

建安元年

肅父朗為孫策所敗棄郡

漢獻帝紀以劉繇敗走孫策

未非也當以吳志孫策傳實齊傳及吳錄江表傳等書為據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肅年十八肅傳云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月改元為延康元年十一月又改元為黃初元年

黃初二年

三年

四年

肅年二十九許靖傳注王朗與靖書云肅年二十九生于會稽而不著致書年月注又載朗書云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

徒遂沈溺于羌夷異種之間據此則朗致靖書在黃初四年當蜀章武三年先主卒於章武三年夏故書中云悼其早世靖亦以章武三年卒靖傳云章武二年卒亦誤又諸葛亮傳建興元年是歲四月初為章武三年五月改元建興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裴注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然則朗與靖書亦必在章武三年審矣

五年

六年

七年

肅傳云黃初中為散騎常侍侍郎當在三四年也散騎常侍

侍郎第五品

魏明帝太和元年

二年

肅年三十四父朗薨

三年

肅年三十五拜散騎常侍第三品

四年

五年

六年

青龍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肅傳云青龍中山陽公薨肅上疏宜稱皇配謚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祕書監亦第三品班在侍中下故曰領

景初元年

二年

三年

齊王芳正始元年

肅年四十六肅傳云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

還頃之為侍中遷太常郡國太守第五品侍中太常俱第三品太常階在侍中下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肅年五十一魏志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七年

八年

九年

嘉平元年

蕭年五十五三少主紀嘉平元年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注引漢魏春秋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

二年

三年

肅傳云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三少主紀嘉平三年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肅為光祿勳當在此時

光祿勳第三品階在太常下

四年

肅年五十八三少主紀嘉平四年夏五月魚二見于武

庫屋上肅傳云時有魚集于武庫之屋肅以為有棄甲

之變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徒為河南尹按東關之敗在

是年十二月徙為河南尹當在是年或五年也河南尹第三品

階在光祿勳下

五年

六年九月齊王芳廢立高貴鄉公改為正元元年

肅年六十肅傳云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迎高貴鄉公於元城

正元二年

是歲毋邱儉反肅傳云景王用王肅言破之後遷中領

軍中領軍第三品階在河南尹下

甘露元年

肅薨年六十二

刑統賦解書後

竊汀太守以所藏抄本刑統賦解屬為校勘將欲梓行按
 刑統一書約本唐律賦筆質雅韻釋亦極詳審誠不可不
 廣其傳但訛字甚多先經陳君伯游校正數十條復以唐
 律疏義校之是正六十條差為可讀此書分上下篇每篇
 之末皆有脫簡表知世間別有抄本可補正否晁公武郡
 齋讀書志云刑統賦二卷皇朝傅霖撰或人注據晁氏所
 言則傅霖為宋人雖不言注者姓名然晁氏既錄其書則
 亦必宋人矣此書趙承旨序謂東原郝君又從章析而韻
 釋之郝君未詳何人然首條注云亾金將十二章類為律
 義三十卷則郝君為元人無疑與晁氏所載自別為一書
 晁氏所載之注想已亾佚矣趙氏之序不言增注王亮所
 作增注當在趙氏之後按元王長卿有唐律釋文及纂例

二書元至正間余志安刻唐律疏義時附于後長卿名元
 亮為江西行省檢校官此書云王亮增注未知王亮即長
 卿否眉山劉有慶序謂王長卿為汴梁人與此書稱益都
 不同益都或其本籍歟若係二人既同時代又共精刑名
 之學抑亦奇矣敬以質之太守並質陳君

書楊氏服制議後

喪服傳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所謂亦如之者謂
 有適婦者無適孫婦也鄭注謂適婦在亦為庶孫之婦正
 與傳合並非臆說萬氏駁之過矣且禮無二適方望溪謂
 婦姑同服舅姑之服是有二適矣

賀循謂其夫為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此自謂
 其姑已亾乃從夫服如舅姑孔瑚以曾孫之婦尚存設問
 虞喜據有適婦者無適孫婦而謂曾孫婦存立孫之婦猶

爲庶此是變禮庾蔚之說亦同至蔚之又謂孫婦及曾玄
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期此非與前說矛盾蓋據
正禮其姑不在者而言非謂婦姑俱服舅姑之服也楊君
以望溪之說同蔚之後說似誤今制妻從夫服不別姑之
存歿自是今禮亦不必以古禮牽合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
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正義云既不
與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云爲後是據已承其處爲言
也注疏說本不誤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
是殤不爲父本有明文安得謂以父服服殤也且果以父
服服殤則當云以父服服之不當云以其服服之矣通典
載荀訥答劉系之云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
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其說最當蓋後殤者之父而云

爲殤後者詞窮故也若泥於爲後之文遂謂爲殤者之子
則其服二字難解

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後

道光戊戌夏諸城李公權守揚州以震澤張君履所撰西
林先生家傳見示復以知稼堂集授讀詩凡六卷大都未
通籍前及家居需次時所作居多或以先生宰邑佐郡
之所設施未盡見于詩爲憾文淇竊謂卽此可以知先生
爲政之勤也夫人於少小之時耽于吟詠積數十年之學
力其所得於詩者既深一旦膺民社之寄於布政暇時作
爲詩歌以吟詠其情性是豈遽有妨於政然宰劇邑佐大
郡案牘之繁日不暇給而擲三寸弱翰號召賓友以風雅
自詡吾不知其於仕之道果能自信其優否也先生捷南
宮時詩名動公卿間而服官之後捐棄不爲故集中無在

河南時詩然而先生之宦績未嘗不可於少作見之自蒲臺至興濟題苦水云涼燠燥濕天宇寬未審何方宰彈丸水土異宜方多端習慣何有行路難則勤恤民隱可知也奉荅座主金少宗伯云捧檄奚妨晚逢年恐未優艱難添閱歷樸訥避呀咻則淡于榮利可知也某令詩競爲市儈作冰山甘與儒冠爲禍水則傳所謂發奸摘伏激勸諸士者信已看菊云高閒差稱花標格肯把寒香媚要津則傳所謂以正議屈國泰者信已嗚乎士之有志于古者當其跼伏時激昂感慨舉生平之抱負寓之于詩及其居官任職得尺寸之柄可以行其所學而考其所爲顧不能與其言相應甚至決裂破壞與曩昔所言者適得其反求如先生之政績與詩能一一印證者有幾人哉然則先生所以能自重其詩者固有在矣爰題末簡以誌仰止之思云

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書後

太守諸城李公以尊甫松谿先生詩集授讀先生少孤有至性事母湯太孺人備極色養終身如孺子慕嘗受學于仲兄扶風君仲兄歿哭之遂得咯血疾年已及艾嘗夢仲兄授讀時景况覺而賦詩今集中所載是也蓋其孝友之篤出天性而一無所矯強如此官知縣時甚著循聲太孺人卒于衡水任所喪具幾不給士庶醵金以贖乃得還及罷任羅山後令以倉穀虧數不肯受代紳士聞之爭先輸納去之日持酒肴相餞者百里不絕視前史所紀之循吏何多讓焉夫孝友循良之儒其蘊于性情而措諸踐履者本原深厚由是發爲詩歌卽涉學稍淺人猶將重其人而寶其詩矧以先生之性耆藏書兼好金石其詩于和平冲澹之中尤具典雅新穎之致則其爲人所寶貴者又當何

如耶太守莅揚半載振興文教釐革敝俗父老歎爲數十
政所未有今讀先生是集乃知太守之文章政事所以令
揚民思慕不忘者其來有自云

書惲子居林孺人墓志後

惲子居林孺人墓志云古者人君不再娶夫人卒娣升於
適其適死不更之者祭宗廟則攝焉夫先王之禮一而已
矣何以或升於適或不升於適哉蓋媵之未及事女君者
得爲夫人如聘適未往而死媵繼往是也白虎通所謂立
其娣尊大國也媵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如元妃死
次妃稱繼室是也白虎通所謂明無二適防篡殺也案春
秋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傳曰媵者
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
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此公羊家天

子諸侯不再娶之說也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
于紀何休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
母國也媵賤書者後爲適終有賢行疏云知後爲適者正
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葬紀叔
姬卒葬皆書爲適明矣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何休注云
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云按隱七年則此叔
姬乃是伯姬之媵而言從夫人行者初去之時雖爲媵妾
至莊四年三月伯姬卒之後紀國未滅之前紀侯立之爲
夫人其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乃歸于魯至十二年春
歸于鄆之時爲夫人故曰從夫人行此公羊家適夫人死
後得立其娣爲適之說也僖九年伯姬卒公羊傳曰此未
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
來朝公羊傳曰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

朝使來請已也何休注云使來請娶已為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何休注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白虎通謂季姬即伯姬之娣然公羊傳注并無其文蓋公羊家之別說也右皆揮君據以說夫人卒娣升於適者其自立二說則皆引白虎通證之按白虎通云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為適莊十九年何休注言往媵往媵夫人所以白虎通又云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或謂伯姬先許嫁別國先許嫁之國不當更嫁鄆審爾則當云婦人不再字不當云人君不再娶且伯姬但許嫁而已未成為夫婦所許之

國何得不再娶更嫁云者謂季姬雖備數適夫人死後更為娣伯姬未往而死季姬不當更往鄆也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推尋白虎通之意其云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者設為問辭下引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緣伯姬已許字於鄆未嫁而死季姬以娣更嫁鄆為春秋所譏引之以明聘適未往而死媵不當往也媵何以不當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適夫人有姪娣右媵左媵亦各有姪娣適夫人姪娣隨適夫人以往亦有待年者右媵左媵先來夫人之國而後隨夫人之所嫁之國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公羊傳曰錄伯姬也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他國來

勝者與夫人偕行之證亦有在後來勝者既書伯姬歸于宋又書夏晉人來勝是也今僖九年書伯姬卒傳明未嫁而死則娣季姬更嫁于鄆他國必無有勝季姬者白虎通所謂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正以見季姬之嫁不能備九女之數若更娶于他國則又違再娶之義故既設問可否卽陳不再娶及天命不可保之說而又引春秋譏鄆季姬以證之深以明聘妻未往而死勝不當更往也其云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者見適夫人既死不立左右勝而立夫人之娣夫人爲大國之女夫人死而立其娣亦所以尊大國而卽引春秋不譏紀叔姬以證之此勝之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之證也何休隱七年注謂叔姬者伯姬之勝後爲適蓋卽用白虎通之說其引或說謂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

防篡殺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者此又參用穀梁左氏義夫人死不得立妾爲夫人之說也惲君謂勝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是顯違白虎通春秋譏鄆季姬之說謂勝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是顯違白虎通春秋不譏紀叔姬之說且白虎通備載三說聘適未往而死勝不當往一說也適夫人既嫁而死得立其娣爲適二說也適死不更立以防篡殺三說也惲君之文自謂根據白虎通然誤以三說爲二說牽扯割裂顯與班氏之說相背蓋由未經尋繹上下文義致有斯謬要而論之適夫人死娣得升爲夫人公羊傳亦無其說說公羊者見紀叔姬卒葬皆書因謂伯姬卒後紀侯立爲夫人耳班氏亦覺未安故又引或說以明適死不復更立也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

之周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
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
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
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
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鄭氏以適夫人卒不得復立夫人
知妾子雖立亦不得尊其母此蓋本穀梁義徐邈荅徐乾
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
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
唯國內申其私而崇其義亦如侯伯子男之臣于內稱君
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
王也見通又按左氏傳曰並后匹適亂之本也袁準曰並
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杜君
卿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

不云夫人而見正也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
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于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
人之私而止于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
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無法此大亂之道也杜氏
蓋亦從穀梁而用徐邈之說沈先生欽韓春秋左氏傳補
注云繼室以聲子卽雜記所謂攝女君也白虎通後說曰
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大夫
而下繼室有爲適者故喪服經云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
雖七十無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適昭三
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是妾死繼
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不得爲適也沈君之說亦本康
成蓋左穀二傳俱無立妾爲夫人而謂適夫人卒得立嫡
爲適者此說公羊者之異聞而非先王之正經也又按隱

元年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立夫入之法當與立子同故康成以妾子不得爲適知妾母不得爲夫人若以公羊立子之法例立夫人則適夫人卒當立右媵左媵不當立適夫人之娣也紀伯姬卒不立左右媵乃立伯姬之娣叔姬而謂立娣所以尊大國然則適夫人無子何以不立適夫人娣之子而必先立右媵左媵之子乎是則公羊家已不能自持其說若夫媵不逮事女君得立爲適則尤爲臆說而不可爲典要者已

漢射陽石門畫像跋

右射陽石門畫像陽文第二層翁氏以爲獸首銜環程氏以爲門鋪首汪君以爲蚩尤圈案程說是也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引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輪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據此則此圖所畫鋪首當是蠡形圖於墓門者亦取閉藏固密之義歟環亦鋪首飾御覽引說文曰門扇環謂之鋪首是也程氏以爲珮環非又水經渭水篇又東過長安縣北注云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神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按此與門鋪首相類又同出魯班蠡象其忖留歟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

是本初無題跋首頁但有藹人小印一方疑是安東程太史元吉家物也自來跋華山碑者無慮數十家余既擇其精者乞吾友吳君讓之錄於冊中矣其元拓本雙鉤本摹刻本及諸本之闕字多寡散見於各家論說者復多歧異今悉條舉而別白之曰近世所傳元拓共有三本首長垣次四明次關中長垣本首爲王文蓀所藏四明本首爲豐氏萬卷樓所藏關中本首爲東雲齋所藏其展轉收弄源流既詳見於擘經室集暨退庵隨筆矣余按桂未谷先生跋長垣本云吳江陸直之繩在西安見兩本一售於惠民李君衍孫一未翦本索直二百金是三本之外又有兩本然此兩本雖見於桂跋但其與諸本同異無可考證不知猶在人間否此外又有兩拓本一爲濟上馬君荆石邦玉

所藏馬君著有漢碑錄文自謂所購拓本乃俗工裁粘遺

卻無疆二字及袁明府

明府當作府君

肅恭明神至甲子就一段

共遺四十二字

一卽余所購與馬氏拓本同而僅缺一字者也

詳說

後至於雙鉤本亦有數家桂未谷跋長垣本云此西陂宋

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邨並出於此吳江陸蘆墟長洲顧

南原亦有雙鉤本陸出於顧顧自云出於商邱宋氏之雙

鉤本夫既出於商邱宜從長垣本鉤出而顧陸自云卽王

無異家藏本殆誤認長垣關中而一之也翁覃溪先生於

長垣四明關中皆有雙鉤本其以雙鉤勒石者翁氏從笥

河先生所藏山史本摹出其缺者復以壽門雙鉤本補之

一以付陳伯恭學士一以付畢秋帆中丞陳氏雖云開雕

未見拓本畢氏修嶽廟時亦未聞其刻石至翁氏所補摹

者亦闕十字又春秋傳傳字誤依金氏所鉤本譌作值後

每以爲悔畢氏關中金石記云此碑世有兩本一爲商邱
宋氏學所藏一爲華陰王弘撰所藏皆宋搨宋氏本雍正
初刻於揚州是姜任修所摹郭本今爲曲阜孔繼涑所刻
兩本字殘泐處悉同畢氏未見四明本又不知長垣本完
善故有是說阮文達譏其耳食臆斷
也而翁氏跋笥河先生藏本則云姜氏以王無異本摹勒
上石不可解也阮氏又摹刻四明本於北湖是長垣四明
關中皆有摹刻本矣江鄭堂先生序阮氏華山碑考云近
世好古之士但見雙鉤本及如皋姜氏歙巴氏江氏翻刻
本往往誤長垣華陰爲一按江氏所稱歙江氏疑謂于九
先生所稱巴氏謂巴君子藉巴君精於摹刻曾以磚刻華
山碑吳讓之藏其初拓本余得見之較阮刻四明本稍精
究之參以己意未爲佳刻其後拓本較初拓稍肥然精采
亦不能煥發也至於闕字多寡諸家之說亦各有不同郭

允伯自跋關中本云殘缺僅百二十餘字其後潛研堂跋
云以隸釋校之亾者僅九十七字殘缺者又數字阮文達
跋四明本云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三字朱少河
跋其家藏關中本云四明關中二本並缺九十七字同一
關中本或云缺多或云缺少其云多者據一二缺筆言之
少者不計一二筆字也長垣本先在王文蓀家後歸宋漫
堂太宰竹垞檢討所云文字完好者指其大段而言其實
漫堂自云闕十字故其詩云此本宋搨闕僅十一字可博
一金錢同時邵長蘅和云何況此本闕僅十紙新墨古神
不磨此皆長垣本缺十字之證也壽門雙鉤本卽從長垣
本摹出乾隆戊戌翁氏跋壽門雙鉤本云原石第三行首
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石三字
遺書佐書字鄆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

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原注陸臨第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法
 是商印之本缺十一字王無異本缺百五字判然二本同
 在人間無可疑者至癸丑年長垣本歸陳伯恭學士翁氏
 於學士處始得見之謂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
 自題云缺十字然壽門鈎摹時尚未精審其實竟謂是完
 足無闕之本可矣翁氏此說又似長垣拓本一字不缺者
 然聞伯恭所藏不久即歸成邸嘉慶丁巳成邸自題詩云延熹
 自今浩千年十字之外無闕佚阮文達詩云長垣一冊歸
 商邱但損偏旁最完善是長垣本有殘損之說不誣也然
 阮氏所云損者又與壽門所闕不同阮氏華山碑考縮刻
 本於長垣已損之字以墨圈識之碑云修封禪之禮思登
 假之道缺禮思二字持節祀焉缺祀字至于亾新缺至字
 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缺祠其二字刻紀時事缺紀時事

三字又蘇張工下缺一字君下缺一字皆與壽門異文達
 於庚午在京師親見長垣本癸酉摹入縮本時或記憶偶
 誤歟余所得拓本僅缺故立宮其下一故字四明摹本故字亦半缺
 壽門所缺之門字杜遷石三字鄆字蘇張下二字君下一
 字此皆未缺阮氏縮刻本所缺者此亦未缺唯時有漫漶
 處然字皆可識洵可寶也巴氏磚刻本唯遺去禮與岱亢
 亢字餘皆未缺亦少漫漶當是用陸氏補損法耳其晚出
 拓本字迹既校初拓稍肥間亦有漫漶之處然以初拓本
 校之皆從初拓本展之使肥不可掩也

碑文重使使者持節祀焉金壽門雙鈎本持下脫節字阮
 氏摹刻四明本節作自金石萃編節亦缺其半余所獲拓
 本持節作持世濟上馬氏所得拓本亦作持世後人見世
 字殘缺有類節字遂以意增補持字又與持字相近遂以

言集
待世爲持節且以漢書郊祀志有皆使者持節侍祠之語
遂共以爲持節而不疑集古錄隸釋亦作持節二書乾隆
中所刊或爲後人所改亦未可定集古錄明云華山碑文
字尚完可讀云尚云可安必無一字之殘損耶且集古錄
于仲宗之世作中宗亦不盡依碑文也馬氏漢碑錄文疑
待世二字不可解然亦無甚難解待卽侍字漢人於人旁
字多作彳下至北朝碑帖此類尤多華山碑文假卽作假
亦其證也左氏僖十二年傳云管氏之世紀也宜哉昭八
年傳云臣聞盛德必百世紀明堂位云世世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此世紀二字所自出碑文所云世紀者謂世
祀之無有所廢下文卽云後不承前至于亾新寢用邱墟
謂宣帝雖有世紀之詔至後世不承循而廢之也漢書郊
祀志云自五帝亾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

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宣帝下詔謂修祀山川
古今通禮碑文之意謂宣帝重祠而敬祭欲令子孫有舉
莫廢故以世紀言之人知持節二字出於郊祀志而不知
侍字亦出於郊祀志郊祀志云宣帝時五岳四瀆皆使者
持節侍祠成帝時罷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哀帝時京
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碑文所云使使者侍世紀卽謂侍
祠之使者也余初得是本裝潢業已破損亟爲重裝有勸
余將侍世二字擦損以求合於諸家之本者余不屑也况
有馬氏拓本爲余印證耶世有精於鑒別者知諸家本之
節字或損或缺則無疑於節之爲世精於通假之學者則
無疑於待之爲侍矣

攷證古碑者人各異說易成聚訟而其無難辨者則字體
之妍媸雅俗也長垣四明關中三本余皆未之見然阮氏

華山碑考於三本題跋一一具載則亦可以想見矣按王
覺斯跋長垣本云隸法中之莊列申韓玄遠精刻在受禪
諸家之上又云觀此知元常右軍書不失古法朱竹垞云
方整流麗奇古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邵長蘅詩
云公此石本得何所點畫完好無瑕疵圓方古匾體口備
挑拔勁如折刀鉞吳荆山詩云虎螭攫拏鳳飄舉長翎修
鬣摩鵬鯨規連珠樹矩曳玉圓流方折隨縱橫按之隸法
兼眾妙欲名一體誠難評四明本未歸阮氏之前絕無題
跋惟關中本題跋最多郭允伯跋云其結體運意乃是漢
隸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爲隋唐作
俑如山子諸字是也殘缺僅百二十餘字存者鋒芒銛利
如新拱璧駟馬云何可尚王山史云漢人分書爲唐宋人
所亂有古今雅俗之別而世無能辨之者蓋辨之自宛委

先生始

允伯自號宛委山人

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嶽碑海內幾無第

二本此本鋒芒如新尤爲難得先生珍之有以也王方麓
云展縮變化光怪陸離真神物也梁君旭云華岳碑古妍
雅秀體製瓌璋如沐雨新枝愈挹愈靈無痕迹足測朱仲
宗云王元美謂挑拔平硬如折刀玦方是漢隸今觀此碑
文及王語如合符翁氏兩漢金石記云碑中字體奇正互
出古今迭用非中即隸勢所謂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
譎誕靡有常制者乎至若鈎勒之本雖云形似其神理究
不能生動翁氏詩云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
曩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凡此
出鈎摹太拙澀又云往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
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爲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兼果
若斯言焉得及是其證也

翁氏又謂姜所刻袁逢碑字迹庸俗委靡見兩漢金石記余

取巴氏磚搨與此本一一對較覺巴氏本適形其薄弱且筆意往復向背亦迥不相同蓋巴氏參以己意不似原石之渾樸又字迹大小排勻亦不似原石之參差有致蓋凡摹刻之本坐此弊者極多故以諸家題跋之語繩巴氏本無一合者而以余所獲此本證諸家所說則語語逼肖無美不備觀者當自得之無俟余之贊說也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余避兵邵伯埭上嘉平十日於市肆偶獲是冊晨夕展玩遂至忘憂天殆憐余衰老聊以此慰藉於羈愁寂寞之時耶抑神物有知久晦於故紙堆中欲使余之鑒別以顯著其瓌寶也甲寅三月亟為重裝爰跋冊尾

江陽米氏女墓碑跋

宋書州郡志明帝太始七年四月于南兖州置新平郡江

陽海安二縣與郡同立

南兖州治廣陵

南齊書州郡志齊永明五

年罷新平郡並海安度屬廣陵郡不言江陽則江陽與郡

俱廢矣北齊書文宣天保三年詔于廣陵置廣陵江陽二

郡此皆僑置也無實土開皇初江陽郡廢隋書地理志江

都郡江陽縣舊曰廣陵開皇十八年改為邗江大業初更

名江陽是隋之江陽縣乃舊廣陵縣也其縣城在唐江都

縣北四里

元和郡縣志廣陵城在江都縣北四里

唐之江都縣在雷塘西十

一里

據新唐書地理志

唐武德七年改兖州為邗州領江都海陵

高郵三縣是時隋之江陽縣已廢舊唐書地理志云江陽

縣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則非復

隋江陽縣之舊治矣南唐又改江陽為廣陵宋初因之故

樂史寰宇記廣陵縣下云江陽縣隋末廢唐貞觀十八年

長史李操奏割合瀆渠以東九鄉復立是宋之廣陵縣又

因唐之江陽縣舊治也

熙甯時併入江都

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

江都縣東二里寰宇記云割合瀆渠以東九鄉復立謂割

江都縣合瀆渠以東九鄉也與舊唐書置在郭下之言合

寰宇記又云有故城在縣西北一十八里故城謂隋江陽

城即古廣陵城在唐江陽縣西北十八里然則唐江陽城

在隋江陽城東南矣余方撰揚州水道記考廣陵江都江

陽三縣所在適沈君與九以所得江陽米氏女墓碑見示

因牽連及之以就正于沈君近今揚州所得唐石甚夥孟

慈所得萬氏夫人墓志云窆于揚子縣界而關南陳氏所

得劉府君夫人墓碑

石今藏田季華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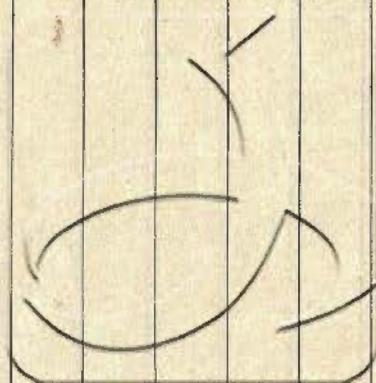
梅蘊生所得田府君墓碑

及沈君所得此碑按文皆在江陽固已奇矣尤可異者容

甫先生得射陽畫象時在玉井舊宅故其楹帖云家藏射

陽畫象身典金山秘書今沈君宅相去不過數武足知者

奇好古之士後先輝映將來並足為吾揚之故實也



青溪舊屋文集卷八

寶應喬君傳

儀徵劉文淇

君名德謙字循吉寶應人高祖萊舉康熙己未博學宏詞
官翰林院侍讀與靳文襄公爭議海口奪官直聲著海內
曾祖崇修用人才辟召既見以疾固辭授銅陵縣教諭抱
道自重士林模範君少承家學博通典籍言必遵經動必
守禮雖未膺祿仕而時時以人心風俗爲憂勤懇懇稱
道不倦人見其出于至誠也亦頗有所感悟焉嘉慶丙寅
丁卯間會稽莫侍郎晉督學江蘇深器君歲科兩試皆第
一十赴省試僥得復失僅充歲貢未展其才年踰六十猶
藉授徒以供饋鬻人咸惜之君處之泰然無幾微不平之
色道光紀元 勅直省大吏舉孝廉方正之士鄉之士大

夫以君名應 詔君固辭不獲時霍丘張先生鼎爲訓導
主持名教深以所舉得人亟上其名于督撫吏胥廉君貧
遂格其事而飭地方別舉君聞之笑曰固吾志也鄉人以
舍君別無可以當之者亦不復有所舉報夫以 國家旁
求之詔間一舉行主者固宜慎重遴選以光大典以余所
聞躁進之士先結納其搢紳又以重貲啗胥吏大吏亦忽
不省察濫厠薦牘者有之矣君固有所深恥而不肯爲者
卽得焉亦豈足爲君重顧吾異夫君之鄉人獨持正不阿
固有以見人心風俗之厚抑亦君所以感之者深耶君好
讀書而著述甚少嘗爲不食牛說曰不食牛肉今人概指
爲釋氏之說不知先王之道常人皆不得食卽有位者亦
不易得食也禮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玉藻曰君無故
不殺牛亦謂諸侯也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類平日所

食惟豕朔月加以羊玉藻所謂朝服以食特牲三俎朔月
少牢五俎四簋是也天子之大夫與諸侯同外此惟孤卿
祀以特牛大夫雖祭祀不得以牛惟用少牢祇以盛葬奠
之故加一等雜記所謂卒哭成事祔皆太牢是也士祭並
不得用少牢惟以特牲庶人則魚膾之薦而已大夫士助
祭於公頒祭肉或得食牛公食大夫及大夫爲聘使者士
爲介主國饋餼或得食牛天子耕籍田庶人終于千畝王
畝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或得食牛周禮牛人軍事共其
犒牛此行兵之禮非常法然亦當犒而後犒也舍此數者
皆無從得食且所謂牛者豢于牢筴監門養之非耕牛也
卽求牛索牛亦非耕牛也耕牛不殺律令自有明文今人
屠牛列肆漫無顧忌是天子所用之大牲庶民以爲常膳
天子所不食之耕牛而庶民食之其悖禮害義甚矣反謂

不食牛肉惟浮屠之說爲然不亦慎乎卽有不食者亦多爲因果之故而不知先王之道本不得食也又爲四豆約曰昔費制軍刻譚少司寇五簋約將以變化風俗也其意良善惜考之不精而卒不能行也蓋簋是盛黍稷之器若盛餽饌者止可謂之豆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今之碗碟皆登類也借名曰豆自可豈可謂之簋乎又所謂五簋者亦殊有辨詩曰於我乎每食四簋又曰陳饋八簋玉藻曰諸侯朔日四簋易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周禮掌客簋十有二皆以耦數言之所謂鼎俎奇而籩豆偶也夫學者之於聖經猶居官者之於律令也當羣言龐雜之時徵之經則定矣考之禮牛羊豕爲太牢惟天子得用之羊豕爲少牢諸侯大夫得用之若士則惟用豕以士之吉禮言之

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豚一魚一腊一其豆則醢醢二豆菹醢四豆此皆吉期所用若納吉納徵則脯醢而已脯以籩醢以豆士冠禮脯醢鄉飲酒禮脯醢今人尋常宴會皆用八豆是行上大夫之禮矣若有喜慶則用十豆是駕上大夫而上之矣况所謂庶羞者又不止葵菹羸醢之謂耶夫古今時地雖殊人心則一試熟味論語與其奢也寧儉之語及檀弓國奢示儉之說可以行禮矣今約有喜慶事則用士昏禮醢醢二豆菹醢四豆之例若尋常親朋聚會則用鄉飲脯醢之例若欲增加則以四豆爲斷不可再增蓋少牢賓尸籩豆不過四也皆根據禮經無鑿空之談君之弟子劉君楚楨於君卒後致書於余曰吾師操履篤實不欲以文辭見所作多不存稿此其鋟板以勸俗者爾今檢敝篋僅存此稿雖不足以盡吾師之學然其矜細行

慎小物與殷勤牖俗之意卽此亦可窺見一二大懼湮沒
並此無傳乞錄而存之余慨末俗澆漓士一登仕籍感大
吏之知樂其勢位有所沾丐執弟子之禮甚謹甘冒明禁
而不恤至少小所從受業者發蒙振聵具有啟迪教誨之
德非薦舉一日之知比也顧忘其所自不復省識甚至反
脣相稽以所學蓋其師今楚楨于其師之遺文寸楮片札
猶珍惜保護若此可不謂賢乎哉楚楨每爲余道君之學
行余心儀久矣歲甲申君存楚楨于儀徵道過郡城猥辱
先施得陪几杖君儀狀古樸言詞簡拙清粹之氣盎然流
露望而知爲讀書好道之君子也別甫一載君以疾考終
于家楚楨旣銘君墓復具狀誣諉作傳余嘉楚楨不忘其
師又與君有一日之雅故義不獲辭爰述其崖略俾後之
纂邑乘者有所考焉

戴靜齋先生傳

先生姓戴氏原名避

宣宗廟諱改名清字靜齋其先世爲休甯人祖父始遷揚
州先生天資穎異自出就外傳性耽典籍凡有關實學者
勤加採錄異同疑似尤所究心著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
自序云漢人談經最詳典故宋大儒視典故爲粗跡空疎
者未必不有所藉口我朝文教覃敷名儒輩出卽四子
書考據者不下數十家流覽之下勤加採錄垂二十載得
千有餘條列孔孟年譜及其弟子考于卷首尊古聖也列
記載注疏引用沿襲之訛於卷末砭俗儒也餘分十二卷
顏之曰四書典故考辨爲朱子諍臣不爲朱子諛臣實事
求是前人固言之矣其解論語拜下云臣之見君當拜下
者覲禮九聘禮四燕禮十二射禮四公食大夫禮六凡此

五禮皆所謂禮也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未備其解孟子不挾兄弟而友云江氏永云古人以婚姻爲兄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余謂爾雅釋親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僖二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此江說所本當從之所論皆確不可易而最精者尤在地理如孔子之去魯至衛去宋至陳孟子之自鄒至梁去齊至滕以及太師之適齊亞飯三飯四飯之適楚適蔡適秦大王之踰梁居岐晉人之由虞伐虢莫不核其遠近計其險夷凡正路歧路之殊陸行水行之別皆一一書其古地證以今名犁然若聚米畫沙俾閱者瞭如指掌真有功經義之作也又著羣經釋地十卷自序云歷來注經者於地理一門不無疎脫昌黎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子敢矜言此哉况乎儒者足跡不能徧天下徒抱遺編相爭競一有譌錯村夫豎子皆得指而議之此注地理尤難也然拳拳之心莫能自已爰取向所錄存者細心辨析是者仍之誤者正之缺者補之間出己意參訂均釋以今日地名成書經詩經周禮禮記各一卷春秋三傳三卷爾雅論語孟子各一卷他經附見顏曰羣經釋地從爾雅舊名亦就闔百詩先生四書釋地推廣之耳其解幽風東山云史記吳起列傳殷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河北諸山以太行爲大秦漢以來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周師自西而東故曰東山其解明堂位鬼侯云孔疏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徐廣史記注云鄴縣有鬼侯城案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四十里集說以爲鬼方非也其解襄三十年傳成愆奔平時

云杜注周邑按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此邑必近周郊祭天處當在洛陽縣境其解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云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按閻若璩云夫差穿溝疑爲今儀徵舊江口正漢江都境城亦在大江濱其解釋山獨者蜀云案揚州城北有蜀岡蓋取其一山獨矗也全書之考稽精審類此者甚多此外尚有雙柑草堂古今體詩八卷古文二卷駢體文二卷經史管見四卷史記說苑新序正誤各一卷韻辨三卷左氏兵法集證二卷惜多散佚不傳先生弱冠補儀徵縣附學生屢試高等食廩餼以嘉慶癸酉歲貢生在籍候選訓導道光丁亥年卒年六十六子文超文起文越余應童試時先生爲認保余以師禮事之先生顧折節下交凡所著書屬余校定偶有諍議先生必改而從之余每嘗愚付梓顧以家貧力不能刻今墓木已拱文超等寶藏其書余故詳述先生著書大指俾後之人有所考見焉

王峙亭先生家傳

先生諱家幹字峙亭先世太原人明洪武初有諱福二者積功仕至金吾衛正千戶卒葬儀徵縣烏塔溝後遂著籍焉至石泉公諱復旦以文學起家中式順治辛丑科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支派蕃衍康熙雍正間掇巍科登臺省者蟬聯不絕先生則石泉之五世孫也幼有至性母喬孺人多疾先生一夜必數起問寒煖母睡輒屏息伏牀席側不敢一轉移其身自謂至老夢寐猶惕惕云十七歲偕人赴童子試日暮投旅舍時溽暑蚊集衆爭就帷中宿室旣滿先生遂獨坐大槐樹下揮扇竟夜其與物無競類如此胡文恪公督學江南時取爲附學生員屢赴省試無所遇遂

閉戶訓子九經皆手寫授讀或日晡猶未具食則正襟端坐講學益力諸生有來學者束脩之饋必以禮入雖困阨而處之泊如然見義勇為則又若不自知其力不足者每凶歲沿江各洲居民多溺子女為去郡城育嬰堂太遠先生欲於中路設一接送公局嘗乘薄笨車行赤日凍雨中往來籌度數四風勸當世卒無有力助其行者先生歎曰好生是天心人心合一者也吾姑具規條以俟之而已先是烏塔溝有祠田經理者多乾沒其租先生既老則合族而議之審定祭禮器具立案於官俾田無侵奪又出篋中舊積諸生所奉金躬自修葺千戶公十世以下祖墓又於溝上改建大木橋以利行人生平無他嗜好惟喜神仙家言貌清癯而體素健道光壬寅春秋七十有八是時海氛未靖六月上旬夷船入江揚州震驚民人皆遠徙而先生

先以微疾於四月三十日考終里第類乎知幾者子三人僧保翼鳳慶保僧保翼鳳皆諸生博學工文辭與文淇交最久以行狀來誣諉作傳謹舉其崖略著於篇

論曰史記述秦漢人主求僊之侈以為世戒而留侯世家於黃石公赤松子則又樂道之何也佛法至漢明帝時已入中國許叔重生於後漢中葉佛教大行而其解佛字但云仿佛也至解僊字則云長生僊去解真字云僊人變形而登天解倥字倥字云倥倥古僊人名由是觀之世未嘗無僊人也先生好神僊而操履篤實造次必於儒者可謂善於學僊者太史公贊留侯運籌決勝數見功力而特推原於老父之授書有以哉有以哉

文學汪君傳

君姓汪氏諱穀字小城其先歛人六世祖國儒遷於揚州

曾祖諱煒祖諱詩伯韜光抱璞隱德勿耀父諱錚始隸籍儀徵以歲貢生中式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績學敦品鄉黨矜式君資性瀟篤天才卓犖甫冠補縣學生赴省試者三既不遇復以疾遂棄舉子業疾八年而卒時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也得年三十有五君齒稚于余五歲所居至近然自丙子歲始於薛子韻所相識君潛心經籍鑽研甚勤其爲文儁傑廉悍力追古人顧不以予爲不材每削稿卽就點勘又常以經義質問反復辨論無忤容倦色家至貧恃館穀爲生其發篋誦讀也恒於夜呶唔之聲率達旦遂以此得咯血疾友朋勸其少輟君諾之然少間仍誦讀如故君素工書求者頗夥及見涇包慎伯先生授以筆法遂肆力北朝碑刻一變妍媚之習時好者轉嗤笑之而君信之愈篤其勇于遷善不恤人言類如此又好輿地之

學于歷朝地志諸書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瞭如指掌當食猶以手指畫形勢稍有不明晰者吐哺執卷詣友人審問必得其通而後已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君以羸弱之身又久不與試事此豈有所爲而爲之顧好之如此其篤也君天性孝友生平無子弟之過雖抱沈疴猶力疾授徒以東修所入潔白養母然家無僮僕病中所需藥餌皆母氏躬治之君以是自疚而疾日增劇及疾革顧謂諸弟惟以久病累母爲恨然則君固以勤學死而所處之境又足以促其死焉重可哀已君慎交而誼最篤同儕有所不得君苟知之雖力不能助然必代爲之謀得則喜否則惆悵累日忽忽若有所失身死之後親故無所訾議弔哭皆哀夫以君之行義學術無愧前修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必不止此必將有以自見于世而

奄邁痼疾綿歷歲時病中著述多未成書中道殂謝有志未就古人所爲太息于非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而重致傷悼於命之不可知也耶余旣恨識君之晚重以杜門養疴罕能極友朋晤語之樂又深悲君賁志以歿車過腹痛不能已于言而尤恐余言之不足重君也嗣子寅壽雖在襁褓然岐嶷有知識他日能讀父書而闡君未竟之業庶幾君之祉有所施已

文學方君傳

君名申字端齋本姓申氏舅氏方取以爲子故從舅氏姓而以申爲名其世系詳余所撰方節母家傳中君少孤家貧傭書於外以所得錢奉節母甘旨備盡色養室中極狹母歿徹去床几僅容一棺時久雨不霽屋恒漏君以席覆棺差免滲淋晝夜坐卧於其側衣服沾濡不離苦次如是

踰月始克舉葬旣竣事卽置几筵於室中以奉主遇時節及忌日必從食肆中市羹飯置主前祭之雖祁寒暑雨未嘗輟懷慶太守汪君孟慈謂君之孝不愧古人故表君之墓曰孝子太守卽節母之族弟也君雖以傭書廢業而素通文義人以藁本倩君傳寫者大率多塗乙難識君悉能辨之且爲之校正誤字余舅氏凌曉樓先生重其爲人命其子鏞師事之道光己丑舅氏卒時鏞方八歲余攜之歸而仍延君課鏞讀君訓誨懇摯終日坐書室中於世俗之紛華泊然無與余因與劉君楚楨勸君習制舉業時君年已踰四十矣甫應童試屢見黜於有司而學益進至戊戌冬督學祁公按試揚郡君始以經解見知拔置闔郡第一督學劇賞之正場試律以人間重晚晴命題蓋爲君發也補儀徵縣學生員庚子秋赴試江寧積勞成疾歸而益劇

卽於十一月三日卒年僅五十有四祔葬於節母墓側次年凌鏞亦以經解受知於督學毛公入江都學而君已不及見矣君自悔晚學故致力綦勤其最精者尤在周易朝夕鑽研未嘗釋手君以張氏惠言約舉鄭氏易象而未及其他毛氏奇齡引諸家易象而尚多挂漏因徧閱諸家書有涉及易象者咸摘錄之成諸家易象別錄一卷又以易家之言象者以虞氏爲最密惠張二家所述猶未完備因詳核虞注之引逸象者縷析條分成虞氏易象彙編一卷又以後儒解易罕引說卦傳因博攷古注參閱諸緯與春秋內外傳注援據易說卦傳者排比其次第各繫於本文之下成周易卦象集證一卷又以春秋時列國卜筮必據互卦以與正卦相參因尋繹漢儒之所言者反覆求其條理而知互卦之法正例有七附例有二成書一卷名之曰

周易互體詳述又以卦變之法傳之已久言人人殊無所統貫因參伍攷訂以深求其義例之所在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卦變舉要是爲易學五書君之於易可謂勤矣古之士懷才抱異阨塞而不遇者何可勝道然如君之少苦流離中歲困躓終其身寂寥寡歡者蓋亦尠矣君以貧故未婚娶族中又無可爲君後者君之祀斬焉人道之窮至君而極世有跖弛之士或恃才傲物頽然自放於禮法之外其致窮也有由君則抑然自下束脩安貧而推抑亦若是之酷天道其果可知也耶今孟慈太守悲君之遇爲梓遺書俾垂久遠然則君之所以不朽與天之所以彰君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薛君家傳

武學置於宋仁宗慶祿三年未幾省去神宗時復置選知

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明英宗正統六年五月
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勲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
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已而武生漸多嘗至欺公撓法
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其害顧亭林氏嘗慨乎其言之蓋
自文武分途輕天下無全才於是執弓挾矢之士目不識
丁程試之文多由乞貸一切寡廉鮮恥之事無不爲其有
矯矯不群者則必能讀書知義理者也君姓薛氏諱長慶
字吉人江都武生先習制舉業兩應院試不售遂改習武
工騎射以市工所造弓矢不良乃校其材幹程其翔俯遲
速之故躬爲創製嘗謂近之習射者多不讀書不求觀德
繹志之訓不明安危往來之體躁進圖功古人曷嘗若是
射之形勢古人亦有撰集如射訣射訓射鑿射經等書世
多不傳近人所撰圖說則多泥於形象因檢上元楊氏綱

所著弓矢小引示其徒曰此書頗費心力所繪諸圖便於
初學然神妙則不在此射以意爲主孟子言其至爾力其
中非爾力所謂非爾力者卽意之謂意者智也能善用意
則目至而中目不至而亦中中在矢也所以中者不在矢
也君精於論射如此方今整飭戎行修理武備正思武臣
思將帥臣時而廣場校力之地又非若糊名易書五色迷
目者比宜無有棄才之歎然君屢應省試已入彀而復黜
者二信乎命之不可知卽命中之技亦有時而不足恃也
耶君年逾五十始絕意進取暇時作爲文章屬余點定其
文采頗可觀生於乾隆癸巳正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丁
未五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五子壽江都增廣生以經學
詞章知名於世

方節母家傳

方節母者吾友方申端齋之母也母姓汪氏江都人父秉煜國學生家素貧母以鍼黹佐甘旨每飯不肯滿量終其身遂不能善飯幼讀書明大義族父容甫先生劇愛憐之年二十國學生方君世堂聘爲繼室而贅於其家逾年母請於父母曰不忍離親者情也不廟見不事姑非禮也於是始歸方氏家於東臺梁塚場姑李孺人性嚴峻母事之得其歡心方君先娶於李無子有妹嫁於申居鹽城伍祐場方君請於申氏曰昔吳朱治無子以姊子然爲子敢援以爲請申氏許之遂以妹之子爲後名之曰申及母來歸生一子早夭視申如己出方君猝得疾母刲臂未及進而疾已不救生平不見外人至是倩鄰媪侍姑已則衝冒風雪率舊時僕婢挈舟十數里外求人借貸申時在本生家聞信奔歸已不及視含斂甫終七索逋者盈門申遠出求

助未返而李孺人又卒母百方乞貸始克將事後來郡城假宅於親串家申以傭書養母先是居梁塚時洪湖水漲下河被災飢民載道有男婦四五人皆枵腹日暮無所投宿哭於里巷母請於方君令其暫棲門內並煮薄粥以食之次日見有寡婦攜孤兒者母留之數月及居郡城每遇廢疾及年老乞食者卽無錢必搜篋出破布敝絮與之蓋天性好施如此性鯁直人有過輒諫不聽則止他日有過又諫申嘗請曰前諫不聽今能聽乎母曰人有時而昏其不聽者值其昏也焉知今日不值其不昏乎吾何靳焉嘗訓申曰人至剖肝剗肉而無痛苦者一心之誠使然也吾嘗有所試矣此亦愚拙者之所爲也汝讀書未成不得謂之不拙惟拙而能誠庶有以自立耳母卒於道光丙戌八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一申以所作行狀誣諉作傳申爲

人寫書無一誤字余與劉君楚楨勸其習制舉業時申年已四十辭以過時而學恐不能成余勗之曰必欲余爲君母作傳者君必讀書而後可申遂慨然勵志於學戊戌十月督學祁公按試揚郡申以經解見知拔置第一補弟子員距母之歿十二年矣申自秦州寓書來責前諾余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而爲之傳

論曰詩云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鄭箋謂女而有士行者觀母所爲得不謂有士君子之行耶母守節時年三十一格於例不獲請旌或有勸減一年者端齋謝之曰吾母不欺暗室吾敢誣吾母乎端齋性誠篤而年又長余與楚楨甚敬之而端齋顧執弟子之禮維謹此亦世俗所難能者其漸染於母教也深矣哉

汪母楊太孺人家傳

母楊氏甘泉人處士某之女儀徵汪先生錚之繼室也先生初娶於吳生一子二女而卒子名補母年二十二歸於汪逮事君姑孝養備至生子四人穀和秦程女一人而撫前孺人子女如己出先生家極貧久困諸生嘉慶辛酉始舉於鄉七赴禮部試卒不第自鄉舉後南北奔馳又率常遠館他縣家政悉母主之是時穀甫九歲和與秦尤幼母經營米鹽提攜子女家無婢僕凡炊爨補紉煩擱之事皆取給於一身日間操作夜則篝燈課讀恒無一息之暇以故年未四十而氣血早衰歲丙子穀和同補諸生而先生以戊寅冬卒穀之妻亦尋卒母憂傷憔悴自是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穀力學得咯血疾母苦禁之讀而穀嗜學出於天性病稍間卽讀母調護湯藥凡七年而穀竟卒前數日穀呼羣弟前哭而言曰穀不孝以病累老母不能盡一日

之養母百年後其以衰一襲焚吾墓前慎母忘母聞之益
慟穀卒一歲而程又以勤學死補與和之妻暨補之子士
賢寅壽和之子廷誥士賢之子鴻亦先後相繼天歿而季
女適劉氏者蚤寡夫家無一椽之遺遂攜其子歸於母黨
而爲夫守節母疊遭死喪拂逆之事日在哭泣之中而體
亦益羸憊矣道光甲午秦由廩膳生中式本省副舉人母
色稍喜然以門祚衰薄秦僅有一子而補與穀皆無後補
年已逾五十亟思爲和更娶而和赴京兆試報罷久不得
歸恒鬱鬱不樂其明年秦館於秦州秋回里將赴省試而
母猝病痢秦延醫視之母堅不服藥秦奉藥跪進之以頭
叩地額盡腫母曰兒無庸吾自知疾必不起然不服藥或
可支持月餘俟汝兄畢場事也病劇母始命秦寓書至京
部署遺教屬和等善事補遂以八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

五初有蛇出自竇母焚香祝曰吾習見此蛇出必有死
吾老矣願以身塞此咎勿禍吾兒也至是母竟卒和在都
久不得家中書心搖搖不自主試竣得母病信卽趣裝出
都及里門始知母卒而北闈報和中式者適至母竟不及
見矣悲夫

論曰余交汪氏昆弟二十年穀之女又許字余子毓崧余
升堂拜母得從子姓之列見母行事甚悉穀於諸子中最
所鍾愛者然有小過輒對客譙讓穀面發赤屏息不敢聲
蓋母甚慈愛而督責綦嚴如此故諸子皆循謹有法度吾
鄉汪氏多賢母劔潭先生之母梁太夫人容甫先生之母
鄰太宜人皆以苦節教其子爲世名人母賢實與之埒和
秦勉乎哉

嚴節婦傳

嚴節婦丹徒人姓任氏爲同縣嚴嘉興妻節婦年九歲失
怙母某氏守節撫之年二十一歸嚴氏而嘉興已於數年
前得疾節婦調護維謹疾稍愈逾二載嘉興卒時節婦懷
妊已三月痛不欲生或責以孀姑守節二十年子若死如
姑何遂不復言死闕七月生子一名道發洎道發成童家
業益落姑李氏撫道發而言曰家貧如此親族無可依者
柰何節婦應之曰有婦在姑勿憂也于是晝勤鍼黹夜糊
冥鏹雞鳴而卧率以爲常自食惟糜粥而甘旨滫瀡未嘗
告匱姑年老多病節婦侍奉湯藥衣帶不解者累月姑沒
喪葬如禮今節婦年五十五矣而操作勤劬仍不少懈云
贊曰昔歸熙甫述陶節婦之言謂婦人以死從夫所以自
爲計者猶易惟主持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爲難耳觀
於嚴節婦之所處信可謂難矣道發逐什一之利以養其

母然每以家貧失學深自悼恨作青燈課子圖以見意而
乞余爲文余嘉其不忘母教因作傳以貽之

鮑孝女傳

孝女名魁瑛儀徵鮑友章之女也雍正八年友章攜家至
京師以醫自給妻李氏明大義兼通文史友章羈京師者
二十年孝女有三姊一妹一弟乾隆九年友章歿李氏綜
理家事暇輒課子女讀書孝女常與母及諸姊分題拈韻
都人盛傳其雅製焉十七年春正月李氏以積勞成疾百
計醫療不效孝女遂操利刃割左股入藥而母疾終不起
孝女與其三姊每哭輒慟絕而復蘇者屢矣而孝女竟不
勝喪而卒距李氏之卒未百日也孝女生於乾隆丁巳三
月初四日卒於壬申三月二十二日年十六歲弟魁名甫
十齡其家葬孝女於京師崇文門外吏部考功司主事虞

鳴球爲文表其事道光乙巳翰林院編修汪廷儒訪得其墓捐貲葺治之拓墓表寄揚州而屬文淇爲之傳
論曰孝女事爲府縣志所未載向非虞君作表墓之文匪獨孝女之節不彰卽其墟墓在叢葬中亦孰從而識別之者然虞君之文紀其家世甚略余讀其文覺中多隱義有不得不細爲細繹者文但云友章夫人李氏而不云有妾某氏但云孝女及其姊二妹一弟一均生長於斯而不云子女爲誰氏出至其下文敘李氏之賢又云小星亦佩其德而奉母曲盡其忱此孝女之所自來歟則似友章有妾而孝女卽妾所生者若然則孝女之致孝於其君母爲恆情之所難而一門雍睦慈愛友悌之風尤足令人低徊感歎於靡窮也余作孝女傳第據墓表敘次之不敢有所增飾以示疑事毋質之義而以所致疑者書於傳後以俟異

日採訪得實更爲文以表之

吳烈婦傳

烈婦姓毛氏甘泉人父德裕以髹漆爲業所居屋二間一爲室一爲肆德裕人甚誠樸其妻王氏亦謹飭烈婦端重寡言適吳天成吳以治明瓦爲業荆釵裙布泊如也生二女一男而其夫卒夫卒未數日而烈婦竟殉夫以死方烈婦妊身時吳已有病將及月辰而吳病漸篤烈婦日夜禱神願以身代頭叩地額盡腫旋生一子甫彌月吳歿烈婦斂夫畢卽欲殉夫母力阻之日夜防閑乃不言死越七日母偶以事暫歸烈婦供夫朝膳畢乳子於桶中給二女至鄰舍而自縊於室時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道光二十二年得旨旌表
論曰烈婦之殉夫也有田君廷模者書其事略屬余姊夫

陳君傳洛持以示張明經維楨張君刻烈婦姓氏於縣學待旌之碑然究未能請也旌表例給坊銀三十金然由學至院吏胥冊結之費帑銀尚不足以抵之由是單門寒族得旌者蓋寡道光初元陽湖紳士始有彙建總坊之請院司以前此未有此例議駁再四至七年得旨準行江蘇各府州縣次第興舉而揚州江甘兩邑亦得於二十二年建坊如例彙請者千四百八十六人而吳烈婦始得與焉余因就田君所書事實證以素所聞見者爲之傳後之有志闡幽者遇有節烈之事採訪確實彙紀於冊或五年一舉或十年一舉於以妥貞魂而光盛典豈不休歟

周烈女傳

烈女姓周氏名絡馨儀徵白洋山人家世儒族父廣慶始廢書習賈道光十年移居郡城北門外宅在街西而設油米肆於街東女幼端謹寡言笑識字解書算待字於室肆中事時或紛遽廣慶則呼女至肆襄助凡女功煩擱炊爨之事亦無不習二十六年四月二日女之母張氏往鄉間親串家未歸隣有桑源者知女獨與其妹居於初九日人定時踰牆壞寢門而入熱燭於几女以獨宿故不解衣而寢者已數日至是聞闔戶聲驚醒則燭光瑩然源立於側有一刀插几上女急呼其妹起自出帳外叱源曰汝何故夜入吾室源以游辭挑之女勃然怒復叱之源脅之以刃女大聲曰今日之事唯有死耳源持刃徑前女以右手格之傷四指女忍痛奪戶出奔庭中源急追之復以刃刺其頸流血不止女之妹甫六齡見女倒地乃大號哭鄰里聞聲驚起急呼廣慶至則源已遁廣慶乘夜詣縣縣令來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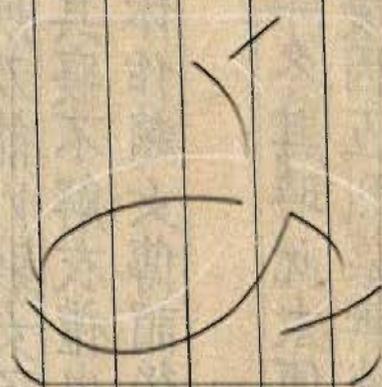
女生供親驗頸傷二處深四分右小指將斷女憤極不食者十日竟不起縣役旋於二十六日在淮安山陽縣境獲源供認不諱論如律女循例隨案詳請 旌表 予告大學士阮公親詣其廬式之而表其廬曰周烈女室並率紳士請於太守奉主入縣學節孝祠及平山堂五烈祠女生於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寅時卒於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戌時年甫十七

論曰雍正十一年甘泉縣令龔公鑑募建五烈祠於平山堂而記其事於碑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皆邑人而周氏則江寧人寄居揚州者也池氏霍氏俱以未婚殉夫程氏之夫客死粵西聞訃自縊周氏以夫歿俯仰無依不食死裔烈娥以其姑不潔懼爲所逼以青白線自經死此五烈者雖所處不同而從容就義一也若周烈女之事足

以齊芳五烈矣烈女處闈闈之中其父母素疎濶又無姆師之訓獨居一室以禮自防所謂鵠不日浴而白者歟况觀史籍所載諸節烈事類皆遭值離亂知此身之必不可保而先以死自誓一遇禍變視死如歸若周烈女者事出倉卒非意料之所及能以弱女子力禦強暴皦然不受其污尤爲難已跡其寢不解衣禮也急呼妹起智也白刃可蹈勇也昔皮日休作趙女傳謂後之修女史者幸勿忘余於周烈女亦云

是傳撰於丙午冬其時阮太傅議葬烈女於五烈墓側烈女之父廣慶因五烈墓無隙地遂歸葬於儀徵通心集廣慶於丁未冬病歿而所賃之室已屬他姓江都附監生 馳封翰林院編修徐雲升國學生焦時蔭廩監生陳壽文甘泉職員金世源醵金於北門碧天觀內建

青溪集八
祠一間去烈女舊居之室不遠於以安貞魂而彰懿範
爰屬文淇紀於傳後而嵌其石於祠壁云道光戊申冬
十二月文淇並識



青溪舊屋文集卷八

